



【岁月】

□崔秋立

上世纪80年代之前,城市生活的东西几乎什么都要用票。重要的工业品不必说,如三大件,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,不光要票,还要“工业券”。每个成年人每年好像只有一个工业券,买一件东西就得二三十个,要攒多年。如果急着用,就得朋友亲戚之间相互“拆借”。其他的生活品如布料、粮油、白糖、鱼肉蛋以及豆制品等,也都凭票供应。所以每家每户的主妇都管理着一沓沓的票证。离了票证,无法生活。有一码说一码,凭票,东西真不贵,鸡蛋6毛多一斤,优质的带鱼3毛多一斤。现在的年轻人一听说3毛钱就能买一斤带鱼,好生羡慕,岂不知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点儿鱼腥,而且多数家庭宁愿买2毛多一斤的次等带鱼而不买3毛多的优质品,毕竟每斤能省一毛多钱。

一毛多钱,可以办不少事,比如买两根上好的冰棍,或者买两块包着糯米纸入嘴即融的大白兔奶糖。现在鲁菜馆都有一道菜叫“老济南炒合菜”,弄几样东西炒在一起,挺

关于票证的琐碎记忆

贵的。其实那年头饭店的“炒合菜”,是其他菜的下脚料,舍不得扔,合在一起炒。有些富裕点儿的家庭,偶尔到饭店买个菜解馋,都愿买这个,便宜。一两毛钱就可以买半茶缸子。

最要紧的是粮票。如果没有粮票,就只能在家里吃饭,在外面无法买到任何粮食制品。外出开会,住旅馆饭店,吃公家餐也必须交粮票。粮票分等级,地方粮票只能在省内使用,出省就得用全国粮票。比起地方粮票,全国粮票纸张高档,图案精美。如果口袋里掏出几张全国粮票,那还是很有派儿的。一般老百姓没有正路子可以搞到全国粮票,除非宾馆饭店里有熟人帮忙换一些。两种粮票长期并存,后来推而广之被用来比喻资格待遇的差别,比如评职称、提干或者涨工资之类,在规划和计划之外的,常被人称为“地方粮票”,在内部待遇一样,搁到外边不承认。一说就知道。

粮票依存的基础是粮本。粮本和户口本同等重要,乡下人是没有的,这就是城乡最大

的身份差别。如果不下馆子、不买油条,也不吃桃酥蛋糕,有粮本就可饱肚子。有粮本才能取粮票,取了粮票也就可以保证出去饿不着。在家要粮本,外出要粮票,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。每个人的口粮都在粮本上,并标注粗粮细粮的比例。细粮在北方其实就是白面,标准粉,又叫八五粉,85%的出粉率。也有更白的面,那叫“富强粉”,粮店里买不到,只有档次高点的饭店有富强粉的食品。我的祖父曾带我下过一次馆子,济南西门边的汇泉饭店,尝过富强粉的小馒头,不用就菜吃,也很享受。

粗粮中也有好东西——大米,尽管那时的米很粗糙,但比起玉米面、高粱面、地瓜面要好得多。只是其他粗粮计划内可以随便买,只要粮店里有,而大米稀缺,只能限量。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,乡下人用大米换城里人的粗粮,以少换多,大街小巷“换大米”的叫声不绝于耳。农民进城除了换大米,再就是收垃圾和“偷大粪”——私自挖厕所是不允许的,这项工作只能晚上偷偷进

行,到居民院里的厕所门口,先要悄悄地问一句“茅房有人吗”。“换大米”“倒垃圾”和“茅房有人吗”,成为那个时代农民进城的三种“职业语言”。

秋冬之交是个好季节,因为地瓜下来了。地瓜可以多买,一斤口粮可以买五斤,虽属粗粮,但蒸着煮着都好吃。所以一听说粮店来了地瓜,人们便推着小车,提着麻袋去排队。粮店的院里地瓜堆积如山,大台秤前,店员们手持铁锹给居民们装,有时排队的人多,还需要挑灯夜战。这时节,家家桌子下面都堆了一大堆地瓜。地瓜的不好处,就是吃多了烧心,但有两样东西可解,咸菜和白菜,地瓜之绝配。当然不是有意之绝配,吃不吃地瓜,到了冬天都是这两样菜,最多加上萝卜。地瓜养人,一时间,大人孩子都像气儿吹的一般,圆润了很多,都有了血色,俗称“地瓜胖”。遗憾的是每年地瓜就那么一季,晾成千磨成面就没人愿吃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一出头,粮票不知不觉地多了起来,缘于收入的增加和自由市场。那时

不叫农贸市场,而叫自由市场,略有些贬义。开放自由市场,农民进城卖东西不算投机倒把,城里人便可以买到更多的副食品,餐桌日渐丰富,粮本上的粮食便有了结余。

粮票用不了,渐渐成了一种交易品,可以在自由市场上换鸡蛋。因为对于没有计划口粮的乡下人来说,粮票还是很重要的。十斤左右可换一斤鸡蛋,粮票又有了新的用途。当然,比粮票更有价值的是油票,计划内的花生油比计划外的便宜很多,用油票换鸡蛋,一斤就能换一斤。只是一般人一个月半斤油,都没有富余。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单位的小头目,乡下人找他办事,都带几斤香油,家里厨房墙根有一排装香油的塑料鼓子。于是,便舍不得再去粮店买花生油。炒菜也用香油,包水饺调馅也用香油,满屋子都是香油味儿,吃完饭,一打嗝也是香油味儿。油票攒了上百斤。夫妻都是老布尔什维克,不好意思拿去换鸡蛋。不久的一天,粮油票突然宣布作废了,眼见都成了废纸,着实可惜。

没有参赛

□丹萍

我特别害怕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成功人士,因为我觉得自己过得糟透了。前几天我们家小区的电梯里换了一批广告。我进电梯一看,一个广告是我以前同事创立的公司的,一个广告是我的创业项目竞品公司的,一个广告是我曾经合作过的公司的,都是老熟人,看上去全世界都是风风火火、活得很好的样子。我好像在电梯里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,然后比输了,心情很郁闷。问题是这个同学聚会天天都要参加好几遍。好在过了几天他们的广告都撤档了。

我是去年11月退休的,结果很快就赶上了疫情。和大家一起宅,就没觉得在“宅”。等疫情结束,大家纷纷回去上班了,我才发现自己没哪儿可回。为了不在外面吃饭,几个闺蜜都乐滋滋地带饭去公司上班,搞得我特别羡慕。我也做得一手好菜,也有一个三层保温大饭盒,不但能带饭菜,还可以装汤,可是我没公司啊。于是我不顾家人的反对,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就是把我家沙发、茶几这个组合和餐台、餐椅这个组合换了一个位置。这样,我们家客厅最中心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大餐台和几把黑色椅子。朋友来了,不是窝在沙发上,而是都围着这个大桌子喝茶聊天,好像开会一样。

平时我也在这个餐台上工作。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张很体制化的人体动力学椅子,保证加班也不会腰痛,如果我需要加班的话。同时我还悍然宣布:我的工作室成立了。

和朋友交往中,我们经常要回答“你在忙什么”这个问题。现在我可以这样说,我有一个工作室。我觉得我不能说“没在忙什么”,因为似乎一个人必然要忙点什么才对。

而且你要说你没在忙什么,人家就会觉得你特别成功。

除了害怕被当成成功人士,我还害怕别人以为我豁达,因为我并不是选择了豁达,我是不能豁达不行。当然我也可以给豁达一个新定义,就是想不豁达就不豁达,这就是豁达的表现。

有时候,我只好说是为了陪孩子。我现在理解了另外一个朋友,她说不敢辞职,因为没有孩子,辞职好像没有一个正当理由。我们也不敢说是为了自己。

娃基本不需要我陪,但他像一个对待老员工很宽厚的老板,会安排一些工作给我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,他说,这个就算这周的亲子活动——看来他了解我的处境,还自觉地给自己设定了陪我的KPI。

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,都没有指向一个让人特别兴奋的结果。比如我在阳台上种花,朋友给了我一包牵牛花的种子,居然长得很兴旺,我把吃羊肉串留下的小竹签插到花盆里,枝蔓顺着爬到阳台的栏杆上。昨天我看到已经有好几个小花苞了,估计明天就会开花了。但我想,我花时间在这个牵牛花上,能为未来带来什么呢?我会写一首诗,还是会做一个养花的APP,或者我从此成为一个家居达人,写一本书,在全国巡回演讲?我得承认,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,都没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目标,比如种花,既是过程,也是结果,也是意义。

如果你了解退休生活,大致就是这样的。想起老派的歌星,比如“四大天王”,到了一定的时候,就宣布不再领奖了。现在我明白了,其实普通人也是一样。我们都得学习接受,在成功和失败之间,还有一个中间地带,叫“没有参赛”。

【浮生】



那些闪烁的光华

□安宁

常常怀念那些被浪费掉的时光,它们像一颗颗甜蜜的糖果,在人生的途中闪烁。

年少的时候,会逃掉老师的课,与几个伙伴跑到学校旁边的果园里,偷偷采摘已开始弥漫成熟芳香的苹果。常常是看守园林的中年男人在田地一头追赶做托儿的伙伴,而我则在另一头,将一个又一个红硕的苹果贪婪地塞入鼓鼓的书包里,及至觉得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,才在看林人发觉上了当的叫骂声中,嘻嘻笑着,遥遥丢他一个得意的鬼脸,跑去跟伙伴们会合。那些大而红的苹果,常常将课本压得起了褶皱,留下难看的印痕。也会因为贪吃,回家便开始拉肚子,一趟趟跑厕所,被大人们责骂没有出息。甚至连第二天的考试都会忘记,等到了教室,才发现书包里的文具全

丢在了那片向阳的山坡上。

可是,在梦里却念念不忘山坡上温暖洒下的阳光。鸟儿在头顶悠闲飞过,叫声惊动安静午休的草茎,梧桐阔大的叶子铺展开来,犹如一把巨伞,为我们恍惚的梦境遮挡风尘。那样的时光甜蜜、寂静、明亮,是夹在书本里透明的糖纸,或者马路上快乐跳跃的弹珠,阳光温柔抚过每一片草茎,宛若手指落在琴弦上发出的轻微声响。

我还会想起生病在床的那些时日。是因工作疲于奔命,身体起了病变,罢工不干,只好入院休养。值班的护士有弯月一样含笑的眉眼,会在唤我吃药打针的时候,哄小孩子一样说一声:乖,听话。我总是会在这句话后,将自己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猫小狗,任她给我注射针剂,或冲一杯杯苦涩的中药。我迷恋

她手腕上叮当作响的藏式银镯,像山泉水清脆流过的声响。我喜欢看她穿梭在各个病床前,柔声细语地提醒病人平日的注意事项。我还会看到她洁白的护士服里溢出一抹淡粉或者浅蓝,那是她想展露却又无法展露的可爱的棉布衣衫。

更多的时候,病房里安静得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呼吸甚至心跳。我听见风从春天的树梢上吹过,它还掀起某个孩子的衣角。有不知疲倦的清洁工人在扫着庭院里的尘灰,扫帚划过路面时,发出有节奏的唰唰的声响。这样的声音,因为病房的寂静而愈加清晰,闭上眼睛,便犹如儿时听见早起的父母在打扫一夜的雪花或者落叶。

知道疾病不会快快退去,便索性将工作忘在脑后。平素里买来无暇翻看的图书,那时便成了最奢侈的享受,每一页文字都不舍读完,似乎翻过去,这样散漫幸福的时光也会跟着成为过去。假若在工作中,突然因别的事情要占去宝贵的时间,或许会因这样的浪费而觉得心疼。可是,任性霸道的疾病,却让我在无能为力时,用自己轻易不会舍得“浪费”的闲散光阴,将我一路疾奔的灵魂,重新拉回到从容向前延伸的慢行轨道。

生命中有多少光阴,值得这样放纵浪费掉呢?一路走着,每一条格言都会告诫我们,要惜时如金,要珍爱春光。可是,当你行至终途,回首观望,才会明白,真正对时光的善待,很多时候恰恰是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浪费。那些读书时迷离恍惚的瞬间,躺在清晨的床上眷恋不起的慵懒,无人能懂的发呆,将毛线织了又拆的空荡时光,在午夜的电影院里看荧幕上爱意妖娆绽放的寂寞,东游西逛,不务正业的年少时光……正是它们,一点点地串联起我们庸常的人生,并给予这一程生命闪亮的光华。